

目 录

一场特殊的战斗

——纪念韶关解放及保护曲江大桥胜利卅八周年

……………谭始安、李景昌（1）

石堡洞被土匪洗劫的经过……………陈乃仁（5）

曲江周田人民抗日记……………李世恩（7）

民国二十六年曲江县被空袭损失情况…董平坤整理（12）

驻大塘日寇覆灭记……………谭新就整理（13）

记大塘农民协会骨干罗名声……………谭新就整理（15）

一个倔强的孩子

——记李卡烈士青少年时期二三事……………李日京（17）

曲江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厂的兴衰……………董平坤整理（22）

侯德常与宝山……………黄泽（24）

曲江大铁桥的建造过程……………严实（28）

一张选票价值贰毫钱

——记马坝选举省参议员实况……………陈乃仁（31）

曲江维持会……………梁宗奇（33）

《良民证》发放记……………梁宗奇（34）

最早到曲江的传教士及其见闻……………李国伟（35）

曲江县建国前、后的公路概况……………严开整理（39）

建国前曲江民众教育初考……………历古（47）

许志锐将军和志锐中学……………严开（49）

曲江第一中学和志锐中学的一些情况……………伍焕新（50）

曲江早期的师范教育.....	伍焕新 (57)
关于目睹“曲江书院”碑文一事.....	梁 勇 (61)
关于民国时期成立韶关市的几则史料.....	董平坤整理 (61)
苏轼三进南华寺考证.....	吕良棣 (63)
六祖越历考.....	刘子勤 (75)
佛日盛况.....	丘富盛 (76)
漫话曲江山水.....	丘富盛 (78)
狮子岩.....	彭绍结 (82)

一场特殊的战斗

——纪念韶关解放及保护曲江大桥胜利三十八周年

谭始安 李景昌

曲江大桥，亦称“南门桥”。位于韶关城南，横跨浈江，是连接河东和市区的重要通道。

韶关解放前夕，国民党密令把大桥炸掉。曲江地下党配合解放大军展开了一场艰苦曲折的护桥斗争。

1949年5月中旬，在周田中学的地下党员潘文华来到韶关接受任务。组织上把他安排到陈先信负责的东河坝交通站寄寓。数天后，中共曲江工委领导李凌冰到他住地面授机宜：“大军已渡过长江，挺进江西，很快就要进军广东，我们的任务是配合解放曲江。我们要扩大武装，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桥、护校斗争。”接着，并交代了任务：“派你到韶关东厢乡自卫队担任大队长，任务是掌握好这支武装，保卫曲江大桥。同时，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当时，潘文华满怀信心地向组织表示，无论斗争怎样复杂和艰苦，一定完成任务，不负党的重托。

一天晚上，李凌冰带着潘文华悄悄来到东厢乡乡长谭维亚家。乡长曾参加北伐，后来一直在家，是我地下党何国文的好友。对他讲清形势，指明出路后，他表示同意接受我党派代表领导该乡自卫队。李凌冰严肃地对谭说：“他是派到

你们乡协助工作的我党代表潘文华同志，今后有事你要同他商量，自卫队交他指挥。”谭维亚连连点头。为了安全，便于工作，还交待潘文华、与谭维亚以表侄叔相称。

韶关东厢乡，北起黄金村，南至白芒坳，东抵府管大塘山脚，辖管九个保、南韶公路和京广铁路的一段，铁桥、浮桥、南门桥以及火车站均在这一辖区内，是韶关一块重要战略区域。这个乡有两个副乡长，姓叶的比较反动，姓陈的挂个空名，自卫队有近四十人枪，负责乡中治安“三征”等工作。

潘文华经过调查，他了解到自卫队绝大多数队员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其中还有四个台山、开平人，出身也很贫苦，当过“猪仔兵”，这些人本质还是好的，可以争取过来。为了完成党交给的重任，潘文华搬进乡公所去住（乡长、中队长是从不在乡公所住的）与自卫队员们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开展工作。他通过拉家常、阶级教育、做一些提高觉悟的启蒙性工作，和透露一些国民党败退，这里快要解放的消息等，与队员们交谈接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争取他们。

由于潘文华经常接近他们，大家对潘文华很信任，也不愿去坑害老百姓。一次，乡队副和中队长带了一班人到九保府管大陈屋追粮，要绑押农民群众，但随去的队员都不愿动手，还给农民说情，乡队副毫无办法。潘也常下乡装作“催粮”，实际则鼓动农民“抗粮”。对保甲长们说：“粮要准备，也要交，但不要随便交，凡是没有乡长的公文条子的都可以缓交，有条子的就交。”大家都懂潘的意思，家家用拖的办法对付征粮。为了做好解放曲江的接收工作和支前工作，潘文华要乡长召开保、甲长会议，汇报各村储粮情况，登记

私人枪枝弹药数量，从中掌握土豪劣绅的情况。

他常晚上去谭家了解国民党军政情况并想方设法做好统战工作，大力争取谭维亚。由于他善于同各种人交往，讲话有分寸，因此，结交了一些朋友，争取了一些人。

为了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尤其做好自卫队员的思想工作，曲江工委从北二支武工队抽调副排长杨武到自卫队任副班长，协助潘文华掌握这支武装。

九、十月间，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二支的曲东武工队在何耀恒的领导下十分活跃，何与潘定期约会，碰头交流情况。武工队公开在东厢、城东南、府管一带组织农会，成立民兵组织，有力地支持了潘文华的活动。这时，驻韶关的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浈江沿岸及火车站一带秩序混乱，夜间便实行戒严，南门桥则戒严更甚，白天严格盘查过路人，夜间则不准行人通过，敌人加紧进行破坏大桥的准备工作。在这关键时候，工委指示潘文华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大桥。为了完成保护大桥的任务，首先要弄清敌情，潘文华带领自卫队利用巡逻之便，到南门桥侦察敌人的兵力部署。获知守桥敌军有一个连，桥的两端分别筑有碉堡，配有四挺轻机枪，形成交叉火力网。桥两头守军的驻房存放了一箱箱炸药和十几桶汽油，炸桥已准备就绪。因此，控制守桥之敌，掌握护桥的主动权迫在眉睫。潘文华与杨武经过研究，分头活动：一方面大力争取自卫队员，他们表示不愿再给国民党卖命，不跟国民党军队向乳源逃跑，听从潘杨的指挥；另一方面日夜在防区内巡逻，密切注视守桥敌人的动向。当时，浈江沿河停泊了许多商品杉木排，潘文华同货主搞熟后，以代保护木排安全为名，将这些木排控制起来。潘作了最坏

的考虑：万一桥被敌炸毁，这批木排可为架设便桥应急使用。这一部署，得到了曲江工委领导李凌冰同意批准。

十月五日下午五时，由远而近的炮声已阵阵可闻，解放大军沿始兴公路南下，逼近韶关。驻韶敌军乘火车南逃，地方军纷纷西窜乳源，守桥敌军人心惶惶，敌人随时都有炸桥的可能，潘文华当机立断，设法要把“炸”桥的任务弄到手，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大桥。夜幕降临，潘文华带领部份自卫队员进入桥头找守桥的连长，连长泄漏说：“我们准备炸桥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撤退去乳源？”潘解释道：“我们暂不能走，我们有看守火车站的任务，如果走了，要受军法惩处，若你们炸了桥，到时我们怎么过河？”敌连长答应把炸桥任务交自卫队执行，并且说出了夜晚过桥使用的三个口令。潘文华担心口令有假，到八时左右，故意通过桥头，使出口令果然生效。根据形势分析，解放在即，斗争更加激烈，这四十多人的武装能否跟着起义，还要对那位叶副乡长做最后的争取工作，于是，潘文华叫乡长谭维亚带他与杨武亲自上姓叶的住家，动员他不要跟国民党西逃，指明前途，打消其顾虑，结果争取成功、为起义奠定基础。当夜十一时左右，潘文华发现守桥敌人明显减少，马上带人到桥头找连长，可他已经撤走了。潘即率领武装赶到市区桥头，对守桥的几个士兵说：“我是东厢乡自卫队大队长，早已跟你们连长说好了，炸桥任务由我们执行，在我们没有撤过市区以前，你们绝不能炸桥，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这几个士兵被吓得直发愣。随后，潘又把队伍迅速拉过桥，再由杨武带领到指定地点集中，他即到乡长家会合队伍赶往集中地宣布起义，队员们无不欢欣鼓舞，同时即派人返回桥头，注视市区桥头

守敌动静，采取拖延过桥时间的办法，挟制守桥余敌。至午夜时分，解放军的枪炮声不时传来，市区桥头的守军见自卫队还没过桥，又不敢炸桥，为了应付交差，只在市区桥头洒了些煤油，点着火便溜之大吉了。潘文华他们赶回桥头时，看到桥上的火很快被地下党事先派出配合护桥的市内同志和入城的先头部队扑灭了，南门桥安然无恙，一场护桥的特殊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石堡洞被土匪洗劫的经过

陈 乃 仁

1926年盘踞在乌石街以黄细苟为首的五六百人，给地方带来莫大的灾害。国民革命军为安定后方，派兵配合农军前往围剿，而匪帮气焰十分嚣张，负隅顽抗，相持有十天之久，双方颇有伤亡。以后北伐军开炮击毁土匪制高点——乌石当铺炮楼，土匪无法招架，遂乘黑夜之机逃脱。岂料这班家伙贼性不改，于1928年底，逃匪头目之一沙溪华足（又名华单眼），又继承黄细苟的衣钵，纠集原有部份残匪和地方流的懒汉三四百人，以华子山为巢穴，自称司令，重操旧业。洗劫村舍，杀人放火，比黄细苟时期更猖狂更残忍。当时通往各市集的要道清风亭、塔子坳，五马归槽、石径子、白芒坳等处的抢杀赶集群众事件，时有所闻。明火夜劫回龙塘村时廖舜卿被打伤，石堡凉下黄屋劫后被抓八、九人，合岭村

劫后被抓去十多人，矮石马屋被抓去一个女孩后卖去英德，算溪新杨屋杨铭福因未按打单期限交款，被抓去加倍勒赎款肆佰元白银。有被抓后无钱赎回而被枪杀的，对妇女则百般淫辱，当时沙溪、马坝、乌石三角地带的村民，每天上午不到八时不敢开门做工，下午五时就要闭门守夜，一有狗吠，就提心吊胆，生产搞不好，睡觉不得安宁，群众叫苦连天，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堡洞的士绅们，为了防御匪患，把各村的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一支以林凤西为中队长，官尧光、陈求珍为付中队长的自卫中队，每晚集结三四十支人枪，巡逻守夜，刺探匪情，如有匪帮进犯随时准备还击。就在土匪洗劫合岭村的当天早上，石堡自卫中队闻讯集队前往救援，队伍到达合岭坳时，土匪已经撤退，只有几个作掩护，其中一个站在合岭坳的高点瞭望，被自卫中队的乱枪打死。当时，还抓获一名徒手土匪送交马坝警察所处理。下门杨屋杨××检获被打死土匪的步枪一枝，事情传开，匪首华足十分愤恨，力图报复，于是便倾巢出动二三百人，于一九二九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分两路人马，一路由芦头径出来，分头洗劫鹧鸪峡、石下、马口下等村，在下门杨屋放火烧屋，一路从南华出大坳子到铁路，一部份匪徒在凉下陈屋放火，一部份在铁路九条坑堵击马坝来救援队伍，石堡自卫中队被围在中间，匪徒们抢了群众的铜锣敲了起来，用贼喊捉贼的手法，高声大叫，“快来，土匪在某处”，候队伍近前时立即开枪扫射，这样就打死好几个群众，弄得土匪和群众，无法分清，石堡自卫队被逼退到官屋炮楼闭门坚守。马坝方面来的救援队伍，同样被贼喊贼的手法迷住吃了亏，马坝团防队长余玉泉

和马坝士绅张霭如就是受骗被打死的，队伍也进不来，土匪则毫无顾忌，横冲直撞，无所不为，直闹到上午十时许，匪徒们才向南华方面撤退。石堡洞被土匪洗劫十多个村庄，五个村被烧毁十多间房子，被土匪打死一十五人，另外抓去八人，其中用钱赎回五人，无钱赎被枪杀三人，损失财物，就无法统计了。

曲江周田人民抗日记

李世恩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军政领导机关和各人民团体均迁来粤北曲江（韶关市）。周田离韶关三十多公里，水陆交通方便。距仁化县只有十多公里，抗战物资常从韶关经周田转运仁化。周田也是韶关通往始兴、南雄、江西等地的必经之地。因而周田在韶关外围来说也是文化、经济、军事的重要点之一。抗战期间许多难民迁到周田定居。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需处、军医处、汽车营和通讯兵团等单位都驻扎在周田附近的农村。由于周田人口突然猛增，集市也就更兴旺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发动了打通京汉、湘桂、粤桂等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扬言要打通韶关、坪石、衡阳、长沙一线。因而经常派遣飞机疯狂地轰炸曲江（韶关市）和附近的交通要道。一

一九四四年农历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四架日机飞到周田上空投掷炸弹，没有炸中第十二集团军需处，而炸弹却投到八村卖屋与李屋村边的柴房，十四枚炸弹多数落到村边近稻田的地方。有两枚未爆炸，后经挖起。当时炸毁柴房十间。当时驻韶关的国民党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和广东省政府也向粤赣边界的始兴、南雄和龙南、全南、定南迁移，同年冬天，驻周田（逆田湾）的第十二集团军需处、军医处和通讯兵团也将一部份物资和人员往龙南、全南、定南转移。一九四四年底，日本侵略者为了打通粤汉干线，大举进攻韶关，并抢占重要交通要塞。一支日寇从乐昌经仁化向周田方向开来，形势十分紧张。1945年1月间，在韶师学校念书的同学紧急疏散回家。原驻周田的第十二集团军需处和通讯兵团等也闻风而逃了。更换驻周田的另一个团也临阵退却。南雄一路日军也经周田南下进犯韶关。周田也就在该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或十八日）沦陷了。周田人民群众只得撤离家乡进入了山寨，日本鬼子就用炮火进行轰击，并到周田附近农村强抢物资和屠杀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三横村的郑泰正被日军捉去半边岭屋背用铁钉将手脚钉在木板上，并用铁线串着鼻子，活生生地被太阳晒死。大铺村的聂锦泰被捉后在围脚也用铁钉钉着手脚用柴火活生生烧死。周田张屋村的张德云在灵溪水口也被日军用枪击毙。朱亚才送药给李国均、李国家治伤，在半途碰见日本鬼而被捉去至今生死不明。日本鬼子犯的下滔天罪行，使周田人民对日本侵略军蹂躏我河山，屠杀我同胞，掳掠我财富的暴行满腔怒火，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时当地开明人士何年荣（一名何老四于1985年9月在香港得病回

周田于11月中旬医治无效已病故）出于民族义愤，在群众的支持下，成立了曲江县长田乡抗日自卫大队，群众推举他为自卫大队长。人数有四、五十人（其中包括余嗣生等二十多名原国民党未撤走的官兵），有步枪一批，轻机枪六挺。

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始兴抗日游击队——风度大队已获悉日军撤离南雄时，有一批从国民党军队里掠夺来的军用物资，要用105只船装载由水路运往韶关。为了截获这批物资，风度大队派人到新庄水，周田两地联络自卫大队，准备一起行动，截击运输船队。一支南撤的日军和由日军一个中队押送的运输船队（实为九十八只船）提前年初四行动，同时在南雄分水、陆两路向韶关方向出发。日军九十八只运输船在年初五天还未亮已经过了新庄水，当时发现船队为时已晚，加上天色漆黑，追击困难，船队顺江而下。拂晓，当船队进入丽水江口下侧，便被我方监视窑坪角警戒的岗哨发现，马上将敌情通知自卫队和通知鹅公龙各村群众。何智梅、何信松、谢德俊、何世桂、何世荣先后隐蔽河岸，注视敌情。在建峰滩渡头，五条木船并列摆开，行在前头的船桅杆上挂着太阳旗，船头上坐着拿枪的日军，第三号船架着一挺轻机枪，随后两只船并行，跟着后面的便是载满物资的驳运船，各船行驶都有一定的距离。从雀沿寨脚至窑坪角河段，沿河约七、八里长，全是日寇运输船队，缓缓沿江而下。

当船队前锋进入岗坑时，何智梅、谢德俊首先向船头日寇射击，一个鬼子应声栽入水中。接着，何家隆、何信松等一齐开火。跟着第三号船便急靠窑坪角，企图将机枪托上河岸顽抗，怎料一声枪响，子弹击伤了机枪手，日寇机枪付手抢回机枪入船仓，边行边顽抗，随之下急滩，往源美赞溜

去了。这时邻近几个乡赶来的数百群众冲杀呐喊，纷纷拿着自卫武器赶来助威参战。此时大田乡抗日自卫大队长何年荣率着自卫队员，用两挺轻机迅速占领了建峰寺山顶，跟着李德福、李国章带着一个机枪组登上了猪屎冲制高点，日军在船内向河岸扫射。这时李国能、李世星、李世恩（现已退休）、李世金等，已从杉杵坪经老鼠垅登上了风讯嘴制高点迎击敌人，日军匆忙在船上架起机枪进行抵抗，并疯狂地向沿岸群众扫射，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我方能有效地利用各种地形作掩护，出击主动，并用台枪，连续开射，击毙鬼子数人，打得鬼子晕头转向，只有一只船向杉皮寮方向驶去，企图登岸掩护。此时，何老四调派一挺机枪从猪头皮经水浸灯向老鼠垅登上风讯嘴制高点，配合风讯嘴的李国能、李世星等猛烈向鬼子射击，激烈的战斗不足半个小时，整个船队便被打得阵脚大乱，七零八落地任其顺水漂流，失去了控制。江面充满了极浓的火药烟雾，沿江上下一片喊杀声，鬼子深知相持下去必将吃亏。于是十多名鬼子带上一挺机枪跳下水中，拼命地往高坪尾登陆，企图占领制高点掩护船队突围。何老四识破日寇的阴谋，他指挥着有步枪、粉枪和土炮的自卫队员，用密集的火力阻击鬼子前进；冲上沙坝的四个日军被击毙，剩下的象乌龟一样缩进船仓，继续顽抗。

战斗连续了两三个小时。船只横七竖八地顺水漂流着。抗日群众沿着河岸追船射击，鬼子抵抗的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一只在上渡坑口下首（建峰寺岭脚）河边搁浅的船被我群众截获。为了防止意外，在我火力的掩护下，一部份参战群众将此船逆水沿丽水江口拉到欧家洞渡头。缴获物资有：敌人军用地图、军事日记本各一件，机枪一挺和手榴弹、布

匹、大米、竹纸、黄烟叶等一大批。

上午十点多钟，日寇增援骑兵赶到，很快登上了岭头和火冲制高点，被击毙在沙坝上的四具尸体被鬼子抢回。接着，在周田福音堂门口架起钢炮向对河窑斗边和白冲岭群众炮击。当时两棵象谷箩大的松杵被炸断，李国均、李国家、钟××、彭××被炸伤。此时，船上的鬼子看见增援救兵来到，用步枪、机枪朝麻坑一带岸边乱扫射。顿时船上鬼子气焰嚣张起来。我截击鬼子的群众，面对凶恶的敌人，毫不畏惧。此间，何老四观察战场情况，为着减少伤亡，指派何礼兴扛着缴获的机枪和一些年纪较大的群众分散从芋仔冲进“打锣寨”。年青力壮的留下来阻击敌人。并采取诱敌进山，利用险要地形歼击鬼子的策略。战士们边打边退，日寇援兵渡河追来，当鬼子进到芋仔冲时，望到群山起伏，树木成林山石林立，山沟越来越窄，才知道中计，慌忙撤兵。我伏击群众居高临下，向鬼子射击，雨点般的子弹击伤多名鬼子，最后狼狈地逃走了。在这场战斗中，我方何世荣等三人不幸牺牲。何家隆、何家其、李国家、马××、钟××、彭××等近十人受伤。受伤群众曾得到吴活民医生（某团医务室主任退出原单位在周田开业）的免费治疗。

截击日寇船队获得胜利后，大田乡抗日自卫大队长何年荣指派李国章、叶××将战场活捉的一名日军押送到仁化县，向某部挺进队司令林庭华汇报战果。当时曾受到林司令的表扬和赠送了几箱“七、九”子弹以作奖励。又一次，日军到鸡龙、塘富村进行抢掠群众财物之时，被塘富村群众伏击，当时击伤鬼子多名，一名在井边受重伤被捉，其他便狼狈逃过河往南韶公路溜了。

自从周田截击日军船队之后，日军加强了水陆交通线的防范，驻兵在半边岭。然而周田区人民抗日斗志未减；周田和新庄乡抗日自卫队员，在麻阳的杉杵岭、鹅颈场、乱石坳伏击日军车辆。使日军的船、车运输增加了困难。日军没有人押送船、车就不敢行驶。四十二年过去了，周田抗日之战，它在曲江县人民抗日的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此稿根据李小平、甘峰记录，何信松、李世恩口述整理稿补充重写）

民国二十六年曲江县城被空袭损失情况

县武装部供稿，董平坤整理

敌机向粤路空袭，曲江受害最重：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至次年四月三日止，共二百十六天，来袭凡十七次，（其中三次系侦察性质）共投弹三百一十四枚，损失情形如下：

（一）敌机每次来袭，大都十架至二十九架，不足十架仅五次，着弹地点：计机场一带占37%，军营阵地及车站占24%其余均落民家及沙滩空地。

（二）我方军事交通损失：①飞机场之办公厅、寝室、机库及大楼等，均被破坏。②伤我驱逐机二架及原废轰炸机一架。③南韶站军营被毁一部，十八军办事处礼堂全部。④曲江车站货仓水塔被毁，路轨、转盘钢轨及机车一座受损。⑤电线，被震断。

（三）我方房舍舟楫损失：①炸沉南门河小艇六艘。②东堤德华学校毁教室二座。③毁塌店户共三百五十五间。

（四）我方官民损失：①我机师殉难二员，负伤二员。②二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敌机首次来袭，民众伤亡一百四十七人。③十月六日本市紧急警报中，有某部官长一员率同士兵，仍在车站分派被服，致遇难二十一人。④十月十四日敌机侵韶，投弹中西河医院伤亡二十余人。⑤十二月十二日，在东河坝一带落弹十余枚，伤乞丐三人，以上除我机师外，共伤亡官民二百零二人。其他十三次空袭，投弹共达二百八十三枚，伤亡仅七人。

驻大塘日寇覆灭记

谭新就整理

抗日战争后期，（一九四五年仲夏）驻在大塘境内的日军、不断受到当地农民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的袭击，损失惨重，惶惶不可终日。曾经嚣张一时的日寇，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与此同时，驻扎在大塘街的“维持会”头子王镇、何尧芳意识到日军已是败在旦夕，再倚靠日寇，只有死路一条，不敢继续作恶。为了将功赎罪，策划一条杀死日军，投奔曲江县长薛汉光的计划。于是王、何二人经过密谋，有意散布假军情说：今天晚上，驻扎在翁源的国民党中央军2000人马，从韶关进攻大塘日军据点，要彻底消灭日本军。日军

得悉情况后，惊恐万状，连忙调兵，把所剩的70多人，分兵一半驻守新岭头，留下一半镇守大塘街。同时，驻韶日军亦派出五、六百人进驻大塘街新岭头，以对付中央军。

王、何二人、眼看日寇中计上钩，消灭日寇的时机已经成熟。秘密布置以三比一的兵力，对付各路哨所及留守大塘街的日军，另布置五名大刀手对付日军正、付中队长。

经过周密的安排兵力以后，当夜王镇大排筵席，宴请日军。席上、王镇等向日军频频敬酒，十分殷勤，当晚十一时许，他们乘日军醉昏昏之际，暗中派人把关押在日军营内的几十名农民挑夫放出，并动员他们合作，共同消灭日寇，被日寇欺压的农民，对日寇已恨之入骨，因此，一拍即合。

由于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王镇以举军帽为暗号，一声令下。五名大刀手和几十个农民挑夫、一齐出动。大刀、扁担等同时向日军猛烈进攻，当时日军、虽然有自卫武器，但由于酒醉再加上突然袭击毫无准备，一下子日寇的头颅已落地，前后不到30分钟就把留守在大塘街的30个日军及各路口哨兵活活砍死。

当晚、王镇及其部下、提着三十多个日军的头颅，投向当时曲江县县长薛汉光。这就是日寇在大塘作恶多端的应得下场。

记大塘农民协会骨干罗名声

谭新就整理

曲江县的农民运动，是在东江、西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影响下兴起的。

当时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传播了革命道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贫苦农民，为了争取解放，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在大塘地区活动的农会长罗名声和会员廖文棍的发动下，参加农会的人数达数千名。农会组织起来以后，逐渐产生了两派：一是以罗名声、廖文棍为首的贫苦农民的革命派，另一派是以陈文新（民团团长）肖绍周、丘永成为首的代表国民党及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派。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九日，孙中山在韶关南教场召开第二次誓师大会，大塘地区农民在罗、廖二人的领导下，高举农民协会的旗帜，胸佩徽章，踊跃前往参加大会。同年罗名声、廖文棍和上级农会领导人叶风瑞，在大塘罗沙岗村召开农民协会会议，宣传革命道理，声讨土豪劣绅、支援北伐，参加会议的骨干有几十人。此后，罗名声、廖文棍两人还经常在罗沙岗村向会员介绍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二六年八月，在曲江县农会的影响下，大塘地区农民协会活动频繁，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活跃，迫使地主捐钱、粮，支援北伐。